



顧氏詩史卷之五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漢紀

世道自三代而下。浸陵夷矣。無已則漢乎。彼高文武宣之際。抑何其卓犖景鑠也。今卽無論湛恩濊澤。浸潏衍溢。遍於方內。而得人之盛。亦幾炳焉。與三代同風。故相業則蕭曹丙魏。謀畫則張良陳平。儒雅則公孫董賈。死節則紀信龔勝。武勇則韓彭黥布李廣。椎樸則



周勃申屠嘉直諫則王陵袁盎鼂錯汲黯蕭望之劉向辯說則酈食其奉使則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將帥則衛霍克國亞夫而文章則有兩司馬至如滑稽則東方生恬退則疏廣棲隱則四皓閱覽音博則楊雄嚴君平而田竇之構釁李陵之降虜其驍雄倔彊之氣亦有足多者揆厥所從來罪各有所分也余故列其行事附之篇母令獨蒙惡聲焉

漢高帝

高祖沛豐陽里人也姓劉氏諱邦字季父曰太公母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已而有身遂產高祖為人隆準龍顏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五載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崩

周季分列國龍爭七百秋

班孟堅荅賓戲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七雄虓鬪龍戰虎爭

秦項肝人肉天監始歸劉

東都賦秦項之災猶

不克半○史記伯夷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高祖本紀高祖

赤精既迷漢○

姓氏劉

赤精大澤降紫氣芒碭浮

陳子昂感遇詩

史記本紀高祖毋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

高祖。○晉書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漢

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

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桓桓赤帝子。火德紹成周

所居上。常有雲氣。○赤帝見下斬豐沛奮三尺指揮

詩桓桓武王。○赤帝見下斬豐沛奮三尺指揮

蛇注。按周漢皆以火德王。○漢書沛

清九州。陸賈傳高帝起豐沛。討暴秦。○漢書沛

公。○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陳平傳平謂漢王曰。誠各去其

兩短。集其兩長。天爪牙信布在。計畫良平儔。

下指揮則定矣。○陸賈傳高帝起豐沛。討暴秦。○漢書沛

傳高祖述曰。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世家留侯

善畫計策。又高帝謂陳平曰。我用先生謀計。戰

勝克敵。五載成帝業。天授非人謀。○漢書年表漢

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惜

哉。馬上畧。詩書竟不收。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

公居馬上而得狗屠皆相國刀筆盡公侯。樊噲

之安事詩書。狗屠皆相國刀筆盡公侯。樊噲

以屠狗為事。從高祖有功。封為舞陽侯。後盧縮

及噲以相國擊縮。○漢書贊曰。蕭何曹參皆起

秦刀。禮樂起孫通。甌甌混荆璆。高帝紀叔孫通

筆吏。○張協詩甌甌夸璆。○注甌甌瓦也。○劉

現詩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注璆。玉也。因嗟

魯兩生。白首沒林丘。叔孫通傳叔孫通說上曰。

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

定。又欲興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

詩。魯兩生。白首沒林丘。叔孫通傳叔孫通說上曰。

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

定。又欲興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

詩。魯兩生。白首沒林丘。叔孫通傳叔孫通說上曰。

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

公往矣。無汗我也。

右一章

拔劍斬長蛇。朱旗建三楚。

史記高祖為亭長。送徒鄴山。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人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及帝為沛公。旗幟皆赤。○張衡東京賦。高祖膺錄受圖。杖朱旗。而建大號。○貨殖傳。扶義西入關。秦楚有三俗。謂西楚東楚南楚也。

民得湯武。五緯粲成文。三章安率土。

漢高紀。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視賊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乃遣沛公。西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

法。秦民大喜。○西京賦。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命既云歸。守關亦何為。馳驅赴高宴。聖主遂乘危。

紀或說沛公曰。今項羽封章。即為雍王。王關中。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沛公從之。項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攻破函谷關。沛公從之。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飲。○史記。袁盎傳。聖主不乘危而僥倖。賴有樊將軍。怒目相追隨。

見前項羽詩。

鴻門脫虎口。彭城聚羣醜。攙搶殊未落。何事耽杯酒。頃令睢水間。白骨成陵阜。大風倘不來。社稷為烏有。

史記。叔孫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謝瞻詩。垓下隕攙搶。注。攙搶。喻項羽也。○爾雅。彗星為攙搶。○漢書。漢二年。漢王東伐楚。入彭城。置酒高會。羽聞之。以精兵三萬人。

也。○爾雅。彗星為攙搶。○漢書。漢二年。漢王東伐楚。入彭城。置酒高會。羽聞之。以精兵三萬人。

擊漢軍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而問誰佐廟謨計畫毋乃踈。後漢書光武紀。明後漢書光武紀。明

右二章

義帝死長沙。項羽罪堪討。董公一開說。三軍衣

盡縞。

項羽紀。羽尊懷王為義帝。徙長沙。乃陰令臨江王擊殺之。○漢書項羽殺義帝。三老

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此天下之賊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四國爭
來歸。萬方從此掃。君臣倫既重。父子恩不少。奈

何索杯羹。棄此俎上老。

項羽紀。彭越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

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從之。俎上悲如何。徒夸與仲多。史記九年。高祖置酒未央宮。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右三章

梁楚方收族。淮南掃復空。

按彭越封梁王。韓信為楚王。後皆收族。黥

布封淮南王。謀反復誅。

四海既為家。鳴鑾還沛宮。臨觴擊

悲筑。登臺歌大風。

史記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西都賦。大輅鳴鑾。○史

記本紀高祖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沛縣有歌風臺

區中塵既滅馬

上氣何雄不復敷文德何當戢武功
書帝乃誕敷文德

猛士如可懷韓彭安在哉

右四章

天地方得一江海澹無波
老子天得一以寧○禮斗威儀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

笑擁戚夫人百子池邊

歌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帝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樂于闐

如意抱居前太子將如何
曰臣聞母愛者

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

苟無留侯策飛鴻罹網羅
見下四趙王飲

鳩死疆相終難恃
漢書周昌傳昌為人疆力自蕭曹等皆下之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趙堯進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疆相乃可高祖召昌謂曰公為我相趙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太后怒乃召趙相昌既被徵使使召趙王王人彘亦足憐高皇使之然

至長安月餘見鳩殺

人彘亦足憐高皇使之然

呂后本紀高祖崩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燂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右五章

孝文帝

孝文皇帝者高帝中子也諱恒初封為代王
孝惠崩無嗣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平勃等
共誅之迎立代王為帝帝恭儉以德化民海
內殷富興於禮義在位二十三年崩

穆穆孝文帝恭已真明君

漢書文帝述曰太儉宗穆穆允恭玄默

節著千古上與成康羣

漢書景帝贊漢興掃除煩苛至於孝文加以

恭儉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已踐茅茨跡復掃空

同雲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米稼不斲茅茨不剪

行進而問道○時文帝尚黃老故云

不借堪臨朝珠玉委秋塵

崔豹

古今法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履也○漢書晁錯疏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文帝贊帝惟帳無文繡治

宮衣不曳地綺羅寧足珍

霸陵不以金銀為飾○漢書文帝身衣弋綵所幸慎夫人衣不

露臺惜

百金四海生陽春

漢書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飛書諭南越稽首稱藩

臣漢書南越傳高后時南越尉佗自立為南武

使賜佗書賈至南越王恐乃軋坤既和洽禮樂

亦宜新

賈誼傳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興禮樂孝文皇帝謙

惜哉絳灌輩椎魯竟無文

史記天子以賈

讓未也

絳灌之屬皆害之。○世家絳侯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其推少文如此。
空令長沙傳辛苦，吊靈均。史記文帝召賈生為太中大夫，絳灌知賈生，於是天子疏之，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原離騷名。余曰：正則今，字余曰靈均。

孝武帝

孝武帝者，景帝中子也。諱徹，初封膠東王，後立為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崩。

七十有八載，漢德何悠哉。相如難蜀父老，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

文景善節儉，阜我生民財。虞舜南風歌，南風之詩，今可以

武皇振英畧，鞭撻百蠻開。漢書贊武帝

林生苜蓿大宛，獻龍媒。大宛傳：大宛馬嗜苜蓿。上

雲低承露掌，日碍通天

臺。封禪書：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飲之，欲以求仙。○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

二年作，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

事臺去地百餘丈，頽令關東地一半生蒿萊。

望雲雨悉在其下。

右一章

猗蘭曾夢日帝也非常人

漢武故事孝景王后夢日入其懷後生武帝於猗蘭殿○相如難蜀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帝於猗蘭殿○相如難蜀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代煥然天地新

武帝贊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南征徼牂牁北討窮

寒門

子拜相如為中郎將畧定西夷西至沫若

水南至牂牁為徼注徼塞也○楚辭烏孫遠入

貢匈奴日消寇

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逮

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哀帝元壽一年大昆彌

非帝力

宣帝紀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韓邪來

朝贊謂稱藩臣而不名○匈奴傳孝宣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單于稽首臣

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帝謂武帝

右二章

鼎湖龍去久神仙事杳然

史記封禪書齊人公

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

誰令文成輩夸誕君王前

封禪書齊人少翁

湖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西都賦騁文成之不誕

崑崙巔瑤池降王母其泉邀上元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賓於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
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

跪問寒暄畢。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十洲竟安在。九轉徒空言。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聞王母說八方巨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北十洲。乃人唯餘

跡所稀絕處。○抱朴子九轉丹。三日得仙。

茂陵下。拱木鎖寒烟。漢書武帝葬茂陵。○公羊傳。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

豕上之木拱矣。○江淹詩。狙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

右三章

漢武真英主。識鑒世所無。舉彼霍博陸。輔此藐

諸孤。霍光傳。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唯光可屬。社稷上廼使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泣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畫意。和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封光為博陸侯。○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召

輪臺下。哀詔兵

戟鑄耒耜。西域傳。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

以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通溝渠。種五穀。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贊曰。末年棄輪臺之地。而

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家語。顏淵曰。回願得明君聖主。輔相之。鑄兵甲。以為農器。

○賈誼書。借父耒耜。慮

神聖有悔悟。四海遂無虞。當時鷹隼吏。一掃填溝渠。戎夷爭入貢。朝廷

長晏如酷吏傳到都遷為中尉嚴酷列侯宗室
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孝宣帝

孝宣皇帝者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諱恂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帝長於民間年十八能通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昭帝崩昌邑王立行淫亂霍光廢之迎曾孫為皇帝在

位二十五年崩

戾據死無辜遺胤終不絕方其在襁褓偃蹇困

縲綬獄中天子氣皎皎那能滅宣帝紀戾太子

在襁褓猶坐繫獄後元二二年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丙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昌邑淪荒淫龍起

超天闕宣帝紀昭帝崩母嗣霍光徵昌邑王駕受皇帝璽綬王淫亂霍光請廢乃迎皇

曾孫即端拱三邊平垂衣萬方悅漢書西南夷

三邊盡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單于稱內藩簫關刁斗

徹上句見武帝注下句見李廣注時和神爵來氣清甘露結宣帝

紀元康四年。神爵翔。惜無寬仁度。易此刑名轍。

集。五鳳三年。其露降。野草沾忠血。高帝紀。高帝寬仁愛人。常有天慶。○元帝

紀帝為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判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李何純任德教。四庶吏。謂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是也。西京浸淪。徂其原有以夫。

蕭何 今江蘇徐州府沛縣人

蕭何者。沛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及為漢王。以何為丞相。留守關中。滅項籍。定天下。封為鄼侯。七年。拜為

相國。孝惠二年。薨。謚曰文終侯。

鄼侯起刀筆。少與龍顏親。大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

入關。收圖籍。志氣超常倫。漢書本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戶口多少。民所疾苦。

老。以何得秦圖書也。致君天漢上。追韓定三秦。漢書項羽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怒。欲攻羽。何曰。誥曰。天漢其稱甚美。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天下可圖也。何進韓信。漢王以關外無乏食。關中善養民。

為大將軍。東定三秦。世家。鄂君曰。漢與楚相守數年。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漢書何入關。得百姓心。何須

汗馬勞。發縱真功人。史記漢五年。封功臣。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鏖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常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帶劔趨天朝功業。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帶劔趨天朝功業**

冠羣臣。不趨。太史公曰。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自

汗術亦淺。猜疑終不免。請將丞相田易彼君王

苑。世家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以自承。相國從其計。上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踐強買民田宅數千萬。相國謂上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後王術對諫上。上西

赦相國

曹參

今江蘇徐州府沛縣人

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獄掾。從高祖定天下。封為平陽侯。孝惠二年代蕭何為相國。善學黃老。好清靜。百姓歌之。為相二年。薨。謚曰懿侯。

平陽師蓋公。治齊良已久。振衣起相。漢終朝飲醇酒。清靜民以一。蕭何法堪守。老氏尚無為。制作復何有。

漢書曹參傳。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相國。參聞膠西有蓋公。善

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
趣治行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
約束日夜飲醇酒惠帝怪相國不治事參免冠
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
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試

聽畫一歌清聲滿人口克已非虛言賢哉真我

友史記曹參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楊龜山云曹參可謂能克已

韓信

淮陰今江蘇淮安府

韓信者淮陰人也初事項羽不用亡歸漢蕭

何竒之言於上上拜信為大將還定三秦舉

河北平齊趙自請立為齊王及項羽滅徙封

於楚人有告信反廢為淮陰侯後坐與陳豨

謀反呂后斬之而夷三族

淮陰稱國士資身少無策

史記蕭何曰諸將易得耳至於信者國士

無雙漢書龍且曰信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怯為少年侮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俛出袴下

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饑從漂母食

信釣於城下諸母飯信以為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夫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揚眉刀鋸間得親蕭相國竭來登將壇君王問

籌畫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

釋而不斬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何言上曰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以為

大將何曰王必欲拜之設壇場乃可耳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抵掌生英風片語知豪雄嗟彼項王頭半落

君掌中信謂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其疆易弱

大王誠能反其道三收秦既傳檄注見上舉魏如

秦可傳檄而定也秦旋蓬漢王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以木罌甃渡軍魏王豹引兵迎之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

郡○李白梁甫吟易幟趙地掃信東下井陘擊指揮楚漢如旋蓬

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信

為背水陣趙果空壁逐信信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

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沉囊楚軍空信

定臨菑楚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

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龍且功高無上賞蒯生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鳥盡

藏良弓信謂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昔分青玉案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我固當烹

玉案今嗟長樂鐘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之食

漢恩良已薄信也安能忠

鮑照詩出

身蒙漢恩榮陽楚騎

集王齊無乃急

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楚方

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如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夫

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固陵漢刃摧齊兵招不來

項紀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之兵不

楚擊漢軍大破之楚滅地將剖齊王遂南走

漢王謂張子房曰諸

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至也

漢王乃發使告信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乃進兵會垓下嗟嗟淮

陰侯終是為身謀謀身復何益一言三族赤夜

深私語時何所尋踪跡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挈其手

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

反信乃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斬之長樂鐘室遂夷三族千載稱無

辜反詞真有無乾坤堪鼎足不追蒯生鹿京師

方晏然肯執陳豨鞭

蒯通說信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願足下深慮之信

不忍叛漢遂謝蒯通通佯狂為巫高帝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夫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是時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高帝乃釋通之罪

詩

張良

今河南省許州人也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父相韓。凡五世。至良而韓為秦所滅。良為韓報讐。不果而亡。匿圯上。父老授以太公兵法。良得之以說沛公。遂與俱見項梁。請立公子成為韓王。及成為項羽所殺。良乃歸漢。為漢畫策。卒滅項羽。封為留侯。於是托於赤松子遊。以見志云。

子房少任俠。氣與秋天高。留侯世家良居博浪椎秦皇。乾坤幾動搖。良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鍊椎重百二十

斤。狙擊秦皇

帝博浪沙中。朱光既集。漢風雲自相遭。

謝瞻張子房詩

靈鑒集

借箸君王側。時時運籌策。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復立六國後。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武關掃風塵。鴻門消薄

蝕。

沛公入武關。欲擊秦軍。良說曰。聞其將易動。以利。願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具告以事。沛公至鴻門。謝項王。項王留沛公飲。范增使項莊舞劍擊沛公。沛公亡去。乃

令張良

八難能扶顛。

漢書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以樹黨。

以問張良。張良發八難。漢王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三人堪破敵。

漢王曰。吾欲掄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黥布與項王有郤。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

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然垓下招韓彭一洗山河

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清**見上。爵讐安偶語。漢書上居洛陽南宮。望見諸

謀反耳。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而所誅者皆仇

怨。故相聚而謀反耳。上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

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者。誰最甚。上曰。雍齒。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於是上封雍齒。為什

方侯。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演策定金城**。西都賦。奉春

成。○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夫關

中左轂函。右隴蜀。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

說。是也。於是即**四皓來商山**。彼鴻羽翼成。見四

日駕西都關中。皓注

當年遇黃石龍蛇信莫測。良步遊下邳。圯上有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過濟北。果見黃石。取

而葆祠之。○莊子。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事漢功雖高。報韓心不易

橫陽倘無恙。何心誅項籍。良說項梁曰。韓諸公

為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項王廢為侯。又殺之。彭城。漢業由天開。天

激英雄來一朝功成後。簪黻如塵埃。飄然逐松

子棄世何悠哉。留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為韓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

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於是乃學

辟穀。道引輕身。

陳平。陽武今河南省懷慶府陽武縣也。

陳平者。陽武人也。初從魏王。去而事項籍。籍

不用而歸漢。以奇計佐高祖定天下。封為曲
逆侯。孝惠高后時為丞相。高后崩。誅諸呂。立
孝文帝。遷為左丞相。益封三千戶。文帝二年
卒。謚曰獻侯。

陳平玉樹姿。少小啖糠覈。

世家絳侯等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

耳。其中未必有也。○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蕪葭倚玉樹。○史記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嫂曰。亦食糠覈耳。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太史公曰。平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裸身佐刺船。

奔漢一何迫。

平亡楚渡河。船人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且之欲殺平。平恐

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存。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

三仕勲名成。六

奇天地革。

平以護軍中尉從高祖。凡六出奇計。智謀真絕倫。此中

未可測。

大史公曰。平非智。樊噲及淮陰無罪遭

禽獲。

盧縮反。樊噲將兵攻之。人有短惡噲者。高帝用陳平謀。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載檻車。○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問陳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必却迎。謂陛下因禽之。高帝以為然。信果却迎道。帝令武士執縛之。載後車。同袍既波瀾事。

君豈金石諾。諾女主傍。諸呂皆封王。產祿為天

子。而將何所倚。當時無絳侯。未必能安劉。高后欲立

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后紀六年。太后立呂產為呂王。徙為梁王。丞相平請立武信侯呂祿為趙王。太后許之。○漢書高祖曰。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沛豐今江蘇徐州府有豐縣沛縣

紀信

紀信者。沛豐人也。從高祖起兵定關中。拜為騎將。沛公之脫鴻門。信與樊噲等持劍盾步走。以衛沛公。及沛公為漢王。東擊項籍。至彭城。為楚所敗。走入滎陽。楚進兵圍之。漢王食乏。欲出不得。信乃詐楚出降。漢王得逃去。信

遂為項籍所殺

重瞳震赫怒

史記項羽目重瞳子○王粲詩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三匝

滎陽城

項羽紀楚軍圍漢王三匝

漢王糧食竭

諸侯無救兵

聲震瓦

趙奢傳秦伐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重圍無由解

皇甫冉詩誰能

漢將徒紛紛

誰是捐軀者

曹植白馬

既夜逃覆楚如鴻毛

項羽紀項王急圍滎陽。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

為王誰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此時紀將軍焚身黃屋下。漢王

既夜逃覆楚如鴻毛

項羽紀項王急圍滎陽。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

為王誰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原件短缺

P21

漢王乃與數十騎從西門夜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干戈忽已息諸將咸蒙澤枯骨最可憐孔叢子文王葬

枯骨而天獨無綿上田見前介子推註

王陵

沛中江蘇徐州府沛縣

王陵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安國侯孝惠四年為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諸呂陵彊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為太尉誅諸呂立孝文帝徙為右丞相孝文

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周勃今徐州府沛縣人

絳侯未攀鱗揚子法言攀龍鱗附鳳翼吹簫給喪事周勃傳勃以織

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注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百戰收奇勲左袒

安劉氏呂后紀高后崩諸呂欲為亂太尉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

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遂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漢業遂興隆非君

孰能致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功高心轉悲

惕惕懷憂畏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威震天下而君

處尊位則禍及身矣蒼茫錢穀間汗流且沾懼亦自危乃謝歸相印

此前提一頁
此首詩係咏周
勃

背陳平傳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錢穀一歲忠

朴苟如此斯心良不二誰云有反形請室遂囚

繫頓令社稷臣見侵囹圄吏司馬遷書絳侯囚

盜曰陛下以丞相勃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本傳絳侯免相就國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畏

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

以千金與獄吏吏廼書牘背示之文帝見勃獄

辭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所以賈少年潛然為流涕賈誼傳

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是以黥劓之辜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

時絳侯繫獄故賈誼以此譏上

黥彭彭布今徐州府人也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

王及壯坐法果黥後為楚將常冠軍項羽封

為九江王漢王遣隨何說布歸漢滅項籍封

為淮南王反上擊破之而滅其國

彭越者昌邑人也初為羣盜聚眾三萬人歸

漢拜為魏相國往來為漢游兵絕楚糧食破

項羽垓下立為梁王後坐謀反夷三族

土崩秦網絕英雄興四隅張釋之傳秦陵遲而

○史記蒯通曰秦之網絕而無論堯與蹠各欲

維弛山東太擾英俊鳥集○李白詩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越為鉅野

盜鉅野澤中為盜布乃驪山徒黠布傳布乃論

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逢蠱起值龍

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左傳憑陵

戰史記秦失其政豪傑憑陵虎狼都我城郭○

蘇秦傳夫秦虎狼之國破蕭昌邑下彭越傳漢

也○杜詩威定虎狼都賜越將軍

印使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漢三年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萬斛以

給漢軍走漢彭城孤黠布傳漢王遣隨何使淮南

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也布乃引兵劔

走漢○史記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席

捲千里定功成萬骨枯太史公曰彭越雖故賤

孤○曹松詩憑君莫話封強梁天所刑老子強

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強梁天所刑梁者不

得其兔死犬亦烹史記韓信曰狡非關漢恩薄

上帝憐蒼生蝟毛如不剪何當休戰爭賈誼書

瓜分天下以王諸侯及者如蝟毛而起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酈食其食其陳留高陽人按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高陽疑不

酈食其者高陽人也家貧為里監門吏沛公

至高陽傳舍酈生披儒衣說沛公沛公用其

計攻破陳留拜為廣野君使東說齊王齊王

聽之而罷守禦韓信因襲破齊食其竟為齊

所烹高帝迺封其子疥為高梁侯

高陽抱關吏落魄真狂生信陵君傳侯嬴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

酈食其傳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匿跡荒草間適

與昌運并顏延之詩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長揖龍顏君輟洗

來逢迎史記諸將狗地過高陽者皆握齧好苛禮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畧地陳

留郊乃曰沛公多大畧真吾所願從游沛公至高陽傳舍酈生入謂沛公方係牀使兩女子洗

足而見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踰城斬秦令沛公過陳留酈生上謂曰足下欲與大功不如止陳

留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迺夜說陳令不聽酈生留宿卧斬令

首踰城而下報伏軾下齊城韓信傳蒯通曰夫沛公陳留遂下

三寸之舌下吁嗟此老翁雄辯徒縱橫劉孝標齊七十餘城

論縱碧鷄潛身抱奇策鸞鴛待時鳴國語周之與也鸞鴛

鳴於岐山安知逃秦坑見前始皇卒復就齊烹田儋及扶蘇注

王使酈生說下齊韓信用蒯通計襲破歷下軍齊王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名成骨

已朽千載空含情莫恨淮陰侯漢亦烹其頭

四皓

河內今河南懷慶府軹今府屬濟源縣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一曰東園公二曰角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作采芝歌。以見志云。

逸鳳翔千仞。大鵬運天池。苟懷凌霄志。寧受樊

籠羈。賈誼吊屈原賦。鳳皇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中。卓哉四高士。雲卧南山隱。鮑照詩。雲

畜乎樊中。卓哉四高士。雲卧南山隱。鮑照詩。雲

皓采榮於南山。倚巖自成幄。采芝堪療饑。顏延之詩。

處。以為幄。因。皦皦紫芝。可以療饑。秦坑良已。

脫坑黜儒生。於是退而入商維山。漢聘安能

追。古今樂錄。南山四皓隱。不意儲皇召。翻然遂

西馳。侍從君王側。飛鴻生羽翼。謝瞻張子房詩。定都護儲皇留

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

后恐。使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皆逃匿山中。誠能

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

四人。四人至。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各言姓名。上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

辱。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耳。四人趨去。上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乃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翮已就。橫絕四海。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
人之也。咄嗟商山翁。出處疇能測。昔去何所嫌。今
來何所迫。豈其慢罵態。今者非疇昔。嘗聞逸世
士。持操堅金石。肯將蘿薜衣。易此簪纓飾。唐張說詩
若使巢由同此意。留侯計多奇。千載令人疑。山
鷄爲鳳鳥。誰能辨其非。尹文子楚人握山鷄。欺
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
聞鳳皇。今始見
矣。請買千金。

賈誼

維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

賈誼者。維陽人也。年十八。以博學聞。文帝召
以爲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書陳政事。
上初納其言。後爲絳灌所短。適爲長沙王太
傅。居四年。復徵見。徙傳梁懷王。王墮馬死。誼
傷爲傅無狀。哭泣亦死。時年三十三。

遲遲三春日。百卉競芳菲。誰謂谷中蘭。獨不被
餘暉。豈無王者香。結根失所宜。琴操孔子過隱
谷之中。見香蘭

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
草爲伍。選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赫赫
孝文朝。王度方清夷。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仲長子昌言警暉

清夷賈生命世才飄零獨無依李陵書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

木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其冠年心與夔龍期禮

十日弱冠賈誼傳賈生召為君堯舜

上改漢易秦儀史記賈生以為漢興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悉更秦

法之安知漢天子黃老自為師孝文帝好絳灌

中垂習苦不言非鮑照放歌行蓼蟲避葵華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

懷上書空嘆息卒就長沙謫三閭呼不起湘

江吊何益賈誼上書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

六漢書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踈之乃遷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離騷經序屈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

者掌王族三姓吾生等蜉蝣大戴禮夏小正曰服鳥來

何求漢書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鳥飛入誼舍服似鴉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

長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宣室徒

前席蒼生寧見憂史記賈生徵見文帝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

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更無論可憐夜半虛前

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梁王墮馬死泣涕安能

止脆促良可哀英雄委塵埃賈生為梁懷王傳王騎墮馬而死賈

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申屠嘉

今江蘇徐州府碭山縣人也又按梁今河南省歸德府係古梁國嘉實歸德府人也

申屠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孝文時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有氣節。景帝時。鼂錯用事。嘉欲誅錯。反為錯所賣。因歐血而死。

矯矯申屠嘉。蹶張備行列。

漢書注律有張蹶士。為材官多力。能脚踏。

強弩張之。故曰蹶張。積功淮陽守。

漢書袁盎傳。盎謂嘉曰。君

為材官蹶張。積功至淮陽。

和鼎超天闕。

漢官儀曰。三台

助鼎和味。岑參詩。羣公滿天闕。

威如夏日猛。

左傳。賈季曰。趙盾夏之

日也。杜預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操擬秋霜潔。

顏延之詩。峻

朝

廷振清聲。相門絕私謁。

漢本傳。嘉為丞相。門不受私謁。

走檄召

鄧通。天子莫能折。頃令帷幄臣。叩首且流血。

漢書

孝文時。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為檄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也。君釋之。千古欽英風。凜哉大臣節。李白詩。懷古欽英風。胡致堂曰。申屠嘉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

周亞夫

今江蘇徐州府沛縣人也

周亞夫者。絳侯勃之少子也。兄勝之坐事國

絕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勃後使將兵備胡

軍令嚴肅帝稱為真將軍景帝時為太尉平

吳楚遷為丞相後坐事下廷尉不食而死

亞夫百鍊剛可折不可屈劉琨詩何意百鍊生

遇明王知吐氣干雲日屯兵細柳營括地志細柳在雍州

亞夫嘗屯兵於此營皆柳樹謂之柳營閩外騰英聲馮唐傳王者

而推轂曰閩以外將軍制之不聞天子詔但有將軍

名霓旌遠來集臨戎不得入下林賦拖霓軍中

無馳驅介冑唯長揖漢書本傳文帝後六年匈奴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天子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亦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

門軍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既出軍門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南征陣

如雲三十六將軍帳下但高卧三月清妖氛王維

老將行賀蘭山下陣如雲○漢吳王濞傳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本傳吳攻梁亞夫堅壁不出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

亞夫堅卧不起凡相難平歸相國諤諤犯顏色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臣節信無虧時變那能測亞夫平吳楚歸遷為丞相匈奴王徐盧等

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即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乃謝病免相。○史記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汲黯傳。黯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取箸君王前。寧如按轡年。史記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椽。條侯顧謂尚席。取椽。因趨出。帝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從理果入口。廷尉忽遭愆。史記亞夫為河內守時。而侯。侯入歲為將相。其後九歲而君當餓死。亞夫曰。指示我。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條侯子盜買縣官器。事連汗條侯。福今禍所倚。得坎。遂下廷尉。因不食。嘔血而死。福今禍所倚。得坎。義當止。服鳥賦。禍今福所倚。福今禍所倚。得坎。則止。欲保真將軍。歸從赤松子。見張良注。

表鼂

袁盎。字絲。楚人也。高后時為呂祿舍人。文帝立。拜中郎將。好直諫。上憚之。出為隴西都尉。遷為吳相。與鼂錯不善。錯害之。廢為庶人。後為梁刺客所殺。

鼂錯者。潁川人也。少好刑名。文帝時為太常掌故。遷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景帝立。徙為御史大夫。請案諸侯之罪。削其地。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說帝誅錯。以謝諸侯。竟斬於東。

市。鼂錯今河南省許州府人也

盜性好矜賢

太史公曰。袁盜好。錯心至深刻。本

傳錯為人

睥睨簪裾間

嫉妬遂成隙

史記睥睨

今各與心而嫉妬。表盜傳盜素不好。鼂錯。鼂錯

所居坐盜去。盜坐錯亦

傳會每披鱗

袁盜雖不

去。兩人未嘗同堂語。

好學亦善傳會。本傳袁盜以數直

智囊工畫策

諫不得久居中。披鱗見孫叔敖注

却坐夫人旁

史記上

見錯傳。錯為太子家令。號

曰智囊。太子善錯計策

論書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

長布席。袁盜引卻慎夫人坐。上怒。盜前說曰。臣

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論書

天子側

見錯傳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

鉗口責申屠

袁盜

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

相申屠嘉曰。陛下每朝。即官上書。蹠未常不止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

受禍不久矣。丞相引入為上客

鑿垣摧相國

景

即位。以錯為內史。寵幸傾九卿。內史府居太上

廟。孺中錯鑿廟孺垣。丞相嘉大怒。錯聞具為上

言之。丞相奏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乃孺中垣。不致於法。丞相怒。謂長

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吳楚難未平私

仇報何亟

吳楚反。鼂錯謂史丞曰。袁盜多受吳

兒所賣。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請治盜。人有告盜者。盜恐入見上。具言吳所以

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上

遂斬樹兵徒自焚左傳夫兵猶火也龍蛇空啖

食李白詩龍虎相啖食東市良足悲鼂錯傳袁盎進說上

安陵深可惜袁盎傳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天道恒好還爭名竟何益

汲黯濮陽今直隸大名府河間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遷為中大夫

出為東海太守郡中大治徵為主爵都尉好

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帝稱為社稷臣時公孫

弘為丞相心嫉之請徙黯為右內史坐法免

起為淮陽太守卒於官

漢廷社稷臣長孺真卓犖漢書上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

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汲黯近發粟起枯鱗史記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

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莊子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得邑金貸子周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施仁** 卧閨閣史記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不苛小多病卧閨

閣內不出歲 **無為疾文吏**黯治務在無為而已時與張湯論議湯辯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任氣**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

排曲學黯好學游俠任氣節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

人主取容○儒林傳轅固曰公孫 **抗聲天子庭**天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怒變色 **長揖將軍幙**大將軍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

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不 **積薪**拜黯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

徒興嗟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

丞相史皆與黯同列黯見上前言曰 **市道轉踈**陛下用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君上

索汲黯始列為九卿廉頗傳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賓客益落

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高適詩 **位卑名**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踈索

益高淮南畏湯鑿公孫空昂藏說之如振落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李泌歌空作昂藏

公孫弘

公孫弘字季薛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學春秋

雜說武帝時以文學徵擢對策第一拜為博

士。上察其行敦厚。而又通儒術。卒以為丞相。

封平津侯。

鄙哉公孫季挾詐居上台。

史記公孫弘傳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晉書天文志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又曰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三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

回面阿人

主。

鄒陽書回面汗行。注回邪也。○汲黯傳黯曰弘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持衡忌

羣才。

李白詩三公連權衡本傳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

汲生沈下僚。

左思詩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注。

董相卧蒿萊。

漢書○董仲舒傳公孫弘治春秋不

如仲舒。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仲舒恐獲罪。病免。終於家。阮籍詩賢者處蒿萊。

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賢人皆放逐。東閣為誰開。

漢書公孫弘為

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徒餐脫粟飯。難免故人猜。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為。

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

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田竇

竇嬰今直隸省冀州人

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景

帝三年。吳楚反。拜為大將軍。有功。封魏其侯。

賓客爭歸之。武帝即位為丞相。四年免。以灌夫事為田蚡所譖。論棄市。

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以外戚貴幸。封武安侯。卑下賓客。欲以傾魏其等。建元六年為丞相。親貴驕恣。權傾人主。殺魏其灌夫等。為

相六年。病死。

魏其平七國功名重丘山

史記吳楚反。竇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

兵已盡破。封為魏其侯。武安依日月。致身青雲端。太史公曰。武安之衆賓競來歸。翻覆若波瀾。

按史記初魏其用事。賓客爭歸之。及蚡為相。皆去魏其。歸武安。魏其失勢。賓客皆怠。獨灌將

軍不失。○王維詩。朝集竇氏廬。暮接田公歡。左

人情翻覆似波瀾。乘時興甲第。本傳田蚡為丞失

勢閉重關。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日。默

里。秋風落葉。閉重關。何來使酒客。因君為羽翼。史記灌夫

穎陰人也。剛直使酒。不好面諛。魏其失勢。欲倚

灌夫。灌夫亦倚魏其。兩人相為引重。○江淹詩。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太史公魏來往公卿

其灌夫論曰。兩人相翼。乃為禍亂。間禍機不可測。丞相氣方驕。誰使君相邀。強項

信難俯。誰令君起舞。史記本傳灌夫過丞相。丞

魏其侯。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請語魏其侯。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魏其夜灑掃。早帳具。至日中。丞相不來。灌夫自往迎丞相。丞相又徐行。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一身且

棄捐獨愛城南田

魏其侯傳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

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

命懸丞相手何用爭杯酒

陷胃在須臾傲骨復何存

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列侯宗室皆往賀。

魏其與灌夫俱飲酒酣。灌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聶耳語。武安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胃。

何知程李乎。武安乃麾騎縛夫。劾罵坐不敬。太史公曰。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

相門非舊時時變君知否

太史公曰。魏其不知時變。賴濁灌

氏族卒然遭捕逐

灌夫宗族橫於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及灌夫繫居室。武安遣吏

分曹逐捕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可憐老秃翁接

踵填溝瀆汲鄭徒喁喁總為轅下駒

魏其上書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問朝臣兩人孰是。韓安國曰。唯明主裁之。汲黯鄭當時是。魏其後亦不敢堅對。上怒。鄭當時曰。公平生數言魏其。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武安出。怒安國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論棄市。渭城無辜兩賢死。外戚權乃爾。赫赫田相君。

幾無漢天子娛樂未終朝鬼笑於床第

後漢書后紀接

床第承恩色。

幽明果有知二鬼愚無知何不寬其死

淮南語泄時

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

竟死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即官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及聞淮南王金事上口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李廣

按廣隴西成紀人隴西今甘肅蘭州府成紀今甘肅秦州也

李廣者秦將李信之後也廣家世世受射孝

文十四年以良家子擊胡殺首虜多為漢中

郎景帝時數遷邊郡太守武帝即位入為未

央衛尉遷郎中令是時漢兵數出擊匈奴諸

將多以軍功侯者而廣數奇終不得封邑後

以前將軍從衛青當單于青嫉廣徙其部失

道當斬青切責之遂自剄軍中

世宗勤遠畧兵革無時休

左傳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

卓卓

飛將軍結髮事邊州

李將軍傳廣居右北平匈奴問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又曰廣結髮與匈奴戰

羽經白石沒馬踏黃雲秋

西京雜記李廣

射於冥山之陽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鏃破斨折而石不傷生

禽射雕騎

本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與從廣擊匈奴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

戰傷中貴人廣曰。是必歟。雕者也。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思飲月氏頭史記太宛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刁斗夜不

鳴天驕正懷愁本傳廣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行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

以自衛○漢書匈奴傳單于遺書曰南有大漢比有強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曹植詩顧望

但懷那知七十戰功業逐東流廣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愁餘戰詳徒遭雁門厄復取霸陵羞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

擊匈奴匈奴破敗廣軍生得廣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取其弓鞭馬南馳至漢漢

下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家居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射曰今將軍尚不數奇良可嘆矣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道將何求到身絕域表白骨無人收廣為前將軍青擊匈奴青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母

令當單于乃徒廣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急責廣失道狀廣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徒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到李陵書曰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杜甫兵車行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

骨無嫖姚獨何幸一戰即封侯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年十八善

人收騎射為票姚校尉斬捕首虜過當封為冠軍侯

李陵

李陵

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也父曰當戶蚤

死遺腹生陵。及壯，選為建章監，善騎射，愛士卒。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為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與單于連戰八日，兵盡道窮，而救兵不至，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其母妻子，於是隴西之士皆以李氏為耻焉。

李陵國士風橫行龍沙北

司馬遷答任安書僕以為李陵有國士之

風。○史記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轉中。○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葱雲咫尺龍沙。

鬪歷千里，氈裘咸震，揚矢盡道，亦窮稽首。單于

側

司馬遷書：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氈裘之君長咸震怖，轉鬪千里。

矢盡道窮，士卒死傷如積。○史記：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食乏，遂降匈奴。棄絕君

親恩，雖生亦何益。

李陵書：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

不念先

將軍，冒死猶返國。

見上李廣雁門注

偷生信非義，滅宗

何乃亟，老母如不死，酬恩未可測。

蘇武傳：陵謂武曰：陵雖弩

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何顧乎？乃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隳。老母

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君看報秦者，當年啗馬客。

說苑：秦

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而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吾聞食駿馬肉

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

蘇武

杜陵人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

蘇武字子卿。平陵侯建之子也。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為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杖節牧羊海上。留十九年。昭帝與匈奴和親。乃送武歸漢。拜為典屬國。宣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壽卒於家。帝圖其形於麒麟閣。

子卿初奉使和我見羈束

張景陽詩羈束戎旅間漢書蘇武傳天漢

元年。單于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以答其善意。伏劔還自殘。許身終不辱。李陵與蘇武書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不顧。○本傳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衛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啣雪大窖中。茹毛窮海。曲弝乳。將

何時歸期那可卜

匈奴欲降武。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後漢

耿恭論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大漠何蕭條。悲風振喬木。萬里無人居。冰霜

春夏肅

蔡琰胡笳冰霜凜凜兮春夏寒

苟非忠義士

太史公自叙忠臣死

義之士

誰其此惇獨

楚辭既惇獨而不羣

聿來天地和漢虜

相親睦時聞上林中帛書來雁足單于驚且謝

遂令返邦族

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使者謂

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

實在於是單于召會武官屬凡隨武還者九人褰衣別李陵河梁淚相

續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李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辛勤十九年生還

得所欲莫識容顏凋但看節旄秃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

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擾擾天子都衣

冠幾翻覆親朋無一存芳草徒自綠未訪先人

廬先過茂陵哭武在匈奴聞上崩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及至京師詔武奉一

大牢謁武帝園廟卓哉蘇子卿貞白伴冰玉恩賞何必

厚寸心良已足李陵畫漢薄賞子以守節丈夫但死義疇論

爵與祿豈將七尺軀易此千鍾粟昭帝拜武為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

衛霍

衛青霍去病今平陽府人

衛青字仲卿父曰鄭季與侯妻衛媪通生青

故冒姓衛氏。其同母姊曰衛子夫。有寵於武帝。立為皇后。青貴幸為大中大夫。以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封長平侯。

霍去病者。大將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擊匈奴。斬首虜多。封為冠軍侯。拜票騎將軍。蚤卒。

侯家廝養騎。椒房因托足。

漢書衛青傳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青姊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夫隨廝養之後者遺萬乘之權○漢

書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侍中小孺子孫

吳未嘗讀。霍去病傳去病年十八為侍中。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

躡跡行伍間。奮臂征荒服。過秦論陳勝躡足行

伍之間。○張耳傳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國語戎狄荒服。飲馬翰海濱。

霍去病述曰。票騎冠軍。焱勇。紛紜。飲馬翰海。封狼居山。破虜龍城曲。

六年。拜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七征既紛紜。

將軍七征。○史記大六舉勞往復。

雷震注凡六匈奴終不滅。戰骨填臯陸。

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也。徵兵九寓空。

邊黥

蘇秦傳數戰則民勞

詎曰清王庭

司馬遷書足歷王庭注單于所居之

處徒知要鼎餽

易鼎折足覆公餽

貴戚迺封侯未必功

堪錄不見前將軍一軍皆慟哭

史記李廣為前將軍失道大將

軍急責廣對簿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無老壯壯皆為垂涕

董仲舒

廣川今直隸省冀州是也

董仲舒廣川人也孝景時為博士武帝立以

賢良對策拜為江都王相為公孫弘所疾徙

相膠西病免家居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

事卒於家

宣尼忽云歿洙泗何斷斷

魯世家論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

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讀銀

詩書遭秦火餘波將不存仲舒感

磨滅發憤於斯文

本傳贊曰仲舒遭漢承秦滅

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

下帷且三祀

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獲麟得其旨

獲麟見前春秋注○儒林傳漢

能悟江都王寧親漢天子

天子以仲舒為江

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至三公列

武夫方見寶荆

璧將何如

本傳五伯比諸侯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劉

琨詩握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璆。徒對金門策。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

對策。膠西復遷適。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賦成嗟不遇顧影。

還悽惻。董仲舒有士不遇賦。予讀其文。慨然惆悵。

嗟嗟王佐才。沉淪良足哀。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

無以加。何代無奇士。棄之於草萊。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府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為梁孝

王客。著子虛之賦。武帝讀其賦而善之。召見

復奏上林等賦。天子大悅。拜為郎。以中郎將

畧定西夷。徙為孝文園令。卒。

燁燁司馬氏。摘藻堪凌雲。左思蜀都賦。蔚若相如。燁若君子。幽思綯

道。德。摘藻。揆天庭。○漢書本傳。相如既慢世自

踈放。稽康高士傳。贊長。孤標卓不羣。杜甫詩。神

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鴈池凌枚叟。西京雜記。梁孝王築

○左思詩。高節卓不羣。鴈池凌枚叟。梁孝王築

兔園。園中有鴈池。王日與賓客弋獵其中。史記

相如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酒命賓。鳳曲挑

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鳳曲挑

文君。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

求其凰。漢書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相如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鸚鵡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鸚鵡

換美酒犢鼻傲時人西京雜記相如與卓文君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買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買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滌器。世莫識。著犢鼻禪。滌器。欲以耻卓王孫。

滌器世莫識漢書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題

橋氣益震華陽國志蜀郡城北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左思詩。荆

狗監何為者獨為揚漢書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

清芬天子忽召見奏賦金華殿意為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為即。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金華殿。成帝時。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仰生微容擁傳還臨邛王孫急分產女尚長卿

晚鮑照詩賓友仰微音。○武元衡詩相如擁傳有光輝。本傳邛苻之君長欲為內臣妾。上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傳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消渴辭簪裾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消渴辭簪裾。歸著茂陵書。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歸著茂陵書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詩。卷之五

詩。卷之五

詩。卷之五

詩。卷之五

詩。卷之五

詩。卷之五

遺札書言

書傳千載後長滿詞人口因思壁立

年顧影其衰朽

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注但有四壁更無資產也

不秦

君王前玉卮同瓦甕

韓子堂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

卮有當君寧何取日取瓦卮也

因嗟巖下翁賦成徒自工

謝靈運詩

巖下一老翁

司馬遷

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人也

司馬遷字子長程伯休甫之後裔也父談為太史令生遷於龍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行遊天下元封中代父為太史令會李陵

降匈奴天子欲族其家遷強爭之乃下遷獄室卒被刑為中書令於是發憤而著史記百三十篇傳於世

富貴總磨滅立言堪不朽

司馬遷報任安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左傳范宣子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所以窮愁士雄心於此剖窮愁之謂三不朽也

惜哉龍門公毀身良已醜

太史公自叙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報任安書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官刑鬱結何由宣著書甘白首

陳蔡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網羅稽百王。

周覽窮九有。報任安書曰。僕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凡百三十篇。○太史公曰。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禹穴探竒深。自叙遷二十而淮矣。詩奄有九有。禹穴探竒深。自叙遷二十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凡百三十篇。○太史公曰。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禹穴探竒深。自叙遷二十而

禹穴探竒深。自叙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里觀風久。孔子世家註。孔子居魯之鄒。都觀孔子。垂涕靈均淵。屈原傳。太史公曰。余適之遺風。孔子。垂涕靈均淵。屈原傳。太史公曰。余適未嘗不。悵望夷門叟。信陵君傳。侯嬴年七十。為

悵望夷門叟。信陵君傳。侯嬴年七十。為夷門者。城之東門也。石渠作蠹魚。三輔石渠閣。在未央宮。金匱翻蝌蚪。漢書本傳。遷為殿北。藏秘書之所。金匱翻蝌蚪。太史公。紬史記。

石渠閣。在未央宮。金匱翻蝌蚪。漢書本傳。遷為殿北。藏秘書之所。金匱翻蝌蚪。太史公。紬史記。

石室金匱之書。○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只就一家言。左丘相先後。漢書司馬遷曰。乃如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煥矣千秋名。皎皎干星斗。予亦閉關人。抽毫思結友。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也。

東方朔。平原今山東武定府朔合府屬惠民縣人也。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初即位。待詔金馬門。遷常侍郎。至大中大夫。滑稽多辯。數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金馬門。遷常侍郎。至大中大夫。滑稽多辯。數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郭舍人等俱左右談啁朝而已嘗著非有先

生論以見志

曼倩歲星謫

漢武內傳東方朔將死曰知朔者唯大伍公耳朔亡武帝召大伍公

問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

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精也避世

金馬門

滑稽傳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

故謂之談諧御座前萬乘不足尊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明節

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又曰戲萬射覆

排內豎

漢書本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朔自贊曰臣請射之曰臣以

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胍胍善緣壁是非守宮則蜥蜴上曰善郭舍人曰朔狂幸

中耳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藪也上令倡監榜舍

人舍人所問割炙遺細君

伏日詔賜從官肉朔割肉懷去上曰賜肉朔

不待詔何也先生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後劔割肉一何壯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令先生自責迺反自譽

○請燔甲乙帳

楊雄解嘲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請燔甲乙帳

上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綵足履革舄於是天下昭然化之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叱彼賣

珠人

董偃以賣珠為事出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

則侍內號曰董君上為公主置酒宣室使謂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

以人臣私侍公主。有斬罪三。安敢直言見臣節。

入乎。上曰善。董君之寵。由此日衰。豪邁超常。倫龍變任。隱見蟬蛻出風塵。

朝弄紫泥海。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變棄俗。登僊。

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汗衣。仍過虞淵。前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夕棲

玄圃雲。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其方外堪浪跡。

柱下能全身。傳東方朔歌曰。宮殿中可以避世。

全身何必深山。神化果如此。滑稽傳易人莫知。

其旨。凡人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豈無天下

心濁世將難恃。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君看

漢庭間侏儒飽欲死。漢書方朔待詔公車。奉祿

無益於國。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上過朱儒

皆號泣頓首。上問何謂。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殺臣等。上召問朔。朔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

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

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

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

但索長安米。上笑。因使待詔金馬。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年十歲為侍中。出入禁闥。未嘗有過。武帝以光可屬社稷。拜大將軍。受遺詔。輔昭帝於絳祿。封博陸。

霍光 今平陽府人

侯其後廢昌邑立孝宣秉政二十餘年卒謚

曰宣成侯妻霍顯謀反夷三族

西京柱石臣博陸最為冠

漢書霍光傳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

柱石注言大臣負國也伊周兩追踪

贊曰霍光受

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

社稷三定漢

武帝察

奪雖周公何憊何以加此

立孝昭皇帝政事

光任於光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

迎昌邑王賀

即位行淫亂光白太后廢之

乃解其璽組曰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於是謀迎

曾孫病已立為

孝宣負辰旦堪儔

周公負辰事見前武帝使黃

侯以行權摯同貫

昌邑王行淫亂光問田延年

賜先宗祊全宣興帝業煥惜哉小不忍頃使大謀亂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賀廢

霍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

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許后暴

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不道顯恐事敗即具以

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祭舉不忍猶豫因署衍勿

論光薨後語稍泄顯恐遂身歿遂夷宗千秋共

謀為逆事發竟夷滅宗族

金日磾

今甘肅甘州府人

金日磾字翁叔奴休屠王太子也休屠王為

昆邪王所殺將其衆降漢日磾沒入官輸黃

門養馬武帝見而異之拜為馬監遷為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甚貴幸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昭帝封為稅候

日禪雖降虜資性原卓絕芻牧上林中厩馬森

成列金日碑傳自碑以父不降見殺與君王一

顧眄奮此忠孝節甘泉泣母像林光護天闕奸

邪觸瑟擒坐令兵氣滅武帝游宴見日碑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

即日拜為馬監遷為光祿大夫日碑毋教誨兩子甚有法度病死上詔圖畫於甘泉宮日碑每

日碑心疑之是時上行幸林光宮何羅矯制夜

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上未起何羅從外人日

從東廂上見日碑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

之口碑繇是辭封忌盈滿輔政番勳烈武帝遺

著忠孝節碑為稅候日碑以帝少不受封輔大義無私親

政歲餘病困引授印綬一日薨

弄兒早摧折左傳衛人殺州吁石碻殺其子厚

與焉大義戚親其是之謂乎秦嘉持皇靈無

私親一本傳日碑子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

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碑適見之惡七

其淫亂遂殺弄兒帝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葉珥漢貂贊曰日碑夷狄也左思詩金張藉舊

嗟傳陸侯不斬眩妻頭

屈原天問。泥娶純狐。眩妻爰謀。傳陸侯事見上。

魏相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人也。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少學易。以對策高第。

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

宣帝徵為御史大夫。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

侯。

弱翁佐孝宣。君臣並深刻。

魏相傳。相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然

為人嚴毅。不如吉寬。副封去為美。乃從貴人白。

霍光秉樞機。故事上

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宣帝所因苟非正。雖功復何益。

商君傳。商君霍善之。

剪由私讐。

魏相為河南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大將軍下相廷尉獄。會赦出。霍光薨。

上復其子禹為右將軍。相因許伯奏封事。言霍禹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損奪其權。上聞。乃罷

其三侯。趙誅非大逆。

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政清。自漢興治京兆者莫

能及。丞相傳婢自絞死。廣漢疑夫人妬。遂入丞相府。召夫人跪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

上書自陳。劾奏廣漢。推辱刑名。日以慘。得非丞

相力。誰謂中興。臣堪與蕭曹敵。

贊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

中興。丙。魏有聲。

丙吉

魯國今山東兗州府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巫蠱脫宣帝於難求女徒保養及大將軍廢

昌邑王吉上奏記議立宣帝賜爵關內侯拜

御史大夫帝聞吉有舊恩封博陽侯代魏相

為丞相

博陽有陰德善保皇曾孫匪唯皇曾孫四海咸

沾恩陰德見下注○漢書丙吉傳宣帝生數月

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繫者囚輕

重一切皆殺之內謂者令郭穰夜到郡即獄吉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穰還因劾吉武

帝亦寤因赦天下郡即獄繫潛龍飛紫極易潛

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羣臣仰恩澤阿保

用○曹植表心存乎紫極○羣臣仰恩澤阿保

李白詩少帝長安開紫極羣臣仰恩澤阿保

功者誰丙君無德色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

時掖庭宮婢上書自陳嘗阿保之功辭引丙吉

知狀上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犬賢之封

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病上憂疾不起夏侯勝

曰此未死疾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後病

果瘳○賈誼書借為相稱寬仁馭吏歐車茵吉

父穰鉏慮有德色為相稱寬仁馭吏歐車茵居

相位寬大好禮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歐丞

相車上西曹生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

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可憐韓楊死

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可憐韓楊死

相君獨不聞南軒張氏曰丙吉為相寬緩至於

韓延壽楊輝之死則亦莫能救也

濫刑若是其路旁死人滿停車問牛喘京師闢

者多不害陰陽和吉嘗出逢清道羣闢者死傷

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

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日民闕相殺傷長安令京

兆尹職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

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吏乃服以丙吉知大體

趙充國

趙充國隴西上邽人上邽今甘肅秦州屬清水縣也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以六郡良家子補

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昭帝時以後將軍與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羗反充國年

七十餘上以為老充國自請行居邊建屯田

之策平定羗夷振旅而還

衛霍稱名將立功要旦夕見前相相營平侯獨

抱安邊策揚雄充國頌漢之中興充國作武趙

陳全師保勝屯田三上書度師於枕席充國言

凡三上書天子從其計○充國上狀曰臣謹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先零

坐自平充國以十二月擊戎虜懷威德後漢書

願明公威德楊雄方作頌初充國以功德與霍

加于四海光等列畫未央宮成

帝追美克國。迺召黃門郎麟閣功堪勒。蘇武傳
揚雄。即克國。圖畫而頌之。單于入
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豈徒獲金人。取勝祁連側。
史記霍去病傳。驃騎將軍去病。
至祁連山。放休屠祭天金人。

兩疏

今山東兗州府人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徵為
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皇太子立。遷為太
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
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以為宦
成名立。不宜久耽榮祿。乃與受移病乞骸骨。

皆以壽終

人生貴適志。功名草頭露。

晉書張翰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

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所以青雲人。不為浮榮悞。濟

濟孝文朝。羣英競馳騫。賢哉二大夫。超然獨高

步。

左思詩。高步隨許由。蔡澤傳。范蠡超然避世。

抽簪謝承明。將返東

山卧。

張協咏史詩。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嚴助傳。帝賜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書謝安傳。安高卧東山。

飲餞東都門。冠蓋塞衢路。

西都賦。冠蓋如

行人共興嗟。灑淚時相顧。

本傳。廣受並為師。傳。廣謂受曰。吾聞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揮金樂鄉黨。賓朋日滿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豈無子孫慮。多財非所慕。

疏廣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

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曰。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足以供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二子誰堪儔。鴟夷相

旦暮

鴟夷見范蠡注。○莊子萬世之後而漢庭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

按蕭望之代廣為太傅。元帝時為石顯所害。飲鴆自

殺。

蕭望之

朱雲附傳今山東兗州府人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年十歲。治齊

詩。詣太常受業。以射策甲科為郎。宣帝時為

謁者。遷至御史大夫。廢為太子太傅。元帝時

為前將軍。時弘恭石顯用事。望之欲去顯等。

謀未行而語泄。反為所害。飲鴆自殺。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

語。元帝時與五鹿充宗論難。梁丘易擢為博

士遷槐里令。上疏言丞相短。坐法為城旦。成

帝時復求見。辱安昌侯張禹。退居教授。終身

不仕。

長倩務奇氣。不屈公侯間。射策未得意。歸來還

抱關。蕭望之傳。是時太將軍霍光秉政。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於是光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後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一經雨雹對。遂得親天顏。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陳

災異之意。對奏。天子拜為列爵台斗下。吐論風

謂者累遷至御史大夫。

雲翻顏延之詩吐天地忽崩坼。魯仲連傳。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朝廷混忠逆。樞機委中書。太傅將安適。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尊。幾宴見言治亂。陳王事。初宣帝不從儒術。而宦官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望之以為中書用宦者。非國舊制。魚遊沸鼎中。安

能奮鱗翼。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中。○相如上林賦。捷鱗掉尾。振鱗

奮翼。稅駕苦不早。金吾圍第宅。李斯傳。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本傳。望之子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可其奏。顯等令

太常急發執金吾。臨難呼朱游。束手無奇謀。

望之欲自殺。夫人止之。望之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字謂雲曰。游。趣和藥。未無久留我

寺中。宋之五

五

死。遂飲。生平倜儻志。朱雲傳雲好獨非效命秋。

史記朱亥曰此乃尚方斬馬劍不為蕭公求朝

端佞臣滿何必安昌侯。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

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

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

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謝上

解意乃

劉向 向彭城人彭城即今江蘇徐州府也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玄孫也。本名更生。孝宣

時講論五經於石渠。拜為郎中。元成間。數廢

數起。官至光祿大夫。排石顯。論王鳳多所匡

正。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於是退而發憤著

說苑新序諸書傳於世。

元成漢德季。桂樹凋寒烟。宦豎蠹其中。黃爵巢

其巔。漢書五行志成帝時諛謠曰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巔。桂

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巔。桂

也。○宦豎指石頭。○李白詩桂蠹華不實。撤彼

盤石宗。漢書文帝紀高帝王子弟地。五侯爛居

前。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為平

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

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宗室有遺老。上書敢直言。

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謂陳湯曰。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十年官不調。張釋之傳。釋之為郎。十年不得調。○本傳上三

數欲用向。為九卿。不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三

繫獄堪憐。向數為權貴所害。凡三下獄。骨肉恩不絕。

元帝時。石顯用事。向。上封事曰。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雖在畝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梓柱議昭

然。向書曰。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生枝葉。扶疏

矣。昭君王終不悟。神器卒已遷。

按成帝善向言而不能用。後竟為王莽所篡。空然青藜杖。徒著五行篇。

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

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本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奏之。天子心知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龔勝 今江蘇徐州府人也

龔勝字君實。楚人也。少好學。為郡吏。哀帝徵

為光祿大夫。後歸老於家。王莽篡國。使使奉

璽書迎勝。勝稱疾不行。使者強之。因不食而

死。

武王興義兵夷齊耻周粟見前伯皎皎龔君實

豈食新都祿名高世所尊原為王蠋倫燕軍環

畫邑新莽降蒲輪史記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

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絕脰而死漢書儒林傳武帝駸駸策駟馬停轡

使使安車以蒲裏輪迎申公衡茅下高卧却丹書閉門辭使者偪迫將何如

含笑入黃廬寧從漢故主肯為新大夫龔勝傳

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

勝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父立門外勝

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乃謂

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予以報今年老矣

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美新

者誰子揚雄作劇秦美新聞之且羞死蘭薰不

自燒何以異蓬蒿勝死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

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楊雄今四川成都府人也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博覽無

所不見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待詔

承明之庭獻其泉羽獵等賦拜為郎三世不

徙官。王莽篡位，遷為大夫。雄善著書，作太玄

法言傳於世

吾嗟楊子雲，垂老不曉事。

楊修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

閉關草太玄，削跡哀平世。董賢良不干，新莽何

為事。

本傳：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王莽篡位，遷為大夫。梅福棄家逃。

梅福傳：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

九江。至今傳以為他。其後人有見福。

逢胡掛冠。

逝。

後漢逸民傳：逢胡至長安，學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字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莽莽嶠山陽。

嶠山，居

陽有田一區，獨無種瓜地。

史記：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詎曰能龍蛇。

故世俗謂之東陵瓜。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為君子得時則

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文過相如。

迺擬離騷文，而適足混牛驥。

鄒陽書：使不羈之

投閣復何言。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莽誅棻，辭

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

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反騷母乃愧，見欲

折楚三閭，當從晉處士。

指陶淵明

嚴君平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

都市。裁日閱數人。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

覽。亾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

君平善養拙。潘岳閑居賦。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逃名卜肆

間。日者傳。宋忠賈誼遊於卜肆中。高士傳。君平常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百錢足。自給。荆門晝長。關曰。殷仲堪誅著書為事。

掩。俗塵無一染。李頎詩。此外俗塵多不染。空室有餘閒。游俠

憲終身。空棲神霄漢。表時觀客星還。荆楚歲時記。漢武帝

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

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眾君平。織女

取楮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

年某月。有客星犯牽女宿。計當年楊執戟傾心

願追攀。揚雄解嘲。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書。揚雄少時。從君平游學。已而仕京

師顯名。數為朝廷在。沉冥終不悟。揚子法言。蜀

位賢者。稱君平德。○漢書注。蜀郡。失節戀朝班。為揚

而。不改其操。○沉冥。玄真無欲也。○陶潛詩。貧富常交

嚴若平。沉冥。玄真無欲也。○陶潛詩。貧富常交

王。何如戰勝者。終年無戚顏。韓非子。子夏曰。吾

禁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宵臆。故臈。今

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陶潛詩。貧富常交

戰道勝。無戚顏。



